

# 黄庭坚艺术论

楚默著

百家出版社

其实，我们对黄庭坚知之甚少，仅有的一知半解中还充斥霸权误读和曲解，其原因，在于他太有艺术的深度，本书带你去接触艺术深度中最为多元、开放和诡异的状态。



# 黄庭坚艺术论

百家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黄庭坚是中国诗歌史、书法史上，开宗立派、引领潮流的杰出大家。本书生动展示了他艺术世界的各个方面。评传将其放在诗歌和书法史的文化背景中共同关照，独开生面；对其诗歌艺术的剖析视角新颖，对其不被关注的题画诗、题跋多有新见；书法部分用力最巨，尤对其道义与书法，禅书、书法的形式研究以及其作品的考鉴等都有较深的挖掘和探讨。全书视野开阔，史料详实，观点新颖，是研究黄庭坚的一本力作。文后附黄庭坚年谱简编，足资参考。

# 自序

黄庭坚是我一生崇拜的艺术家。在我的字典里，几乎不用崇拜这个词。唯独于他，顶礼膜拜。一个有些艺术素养的人，只要认真真读他的十首诗，就不得不为之折服；略懂书法的人，只要看过《李白忆旧游诗卷》，也一定会过目不忘。参与编写《中国书法全集》时，就很想接这一卷，未能如愿。看过文人写的评传，总觉得不及书法，不像山谷；看过书家写的评传，总感觉不道诗歌，更不像山谷。对黄庭坚这样一位天才，一般人很难把握他的全貌。2003年，女儿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调回无锡博物馆，专职研究书画。我就给她选了两个课题：苏轼研究或黄庭坚研究。对于这两位大师，一般的人啃不动，女儿是苏大中文系的硕士，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。她粗略看了一些材料后，放弃了黄庭坚。她说，黄庭坚的书法，才情不如苏，哪像苏东坡，随手挥洒，都是佳作。而黄庭坚用功太甚，是功夫字。此话让我吃了一惊，我原准备让她写黄庭坚的。这样，我便开始了黄庭坚研究。

为了让人对黄庭坚的诗歌和书法有一些轮廓性的了解，我先写了一个简要的评传。同时叙述不同时期山谷诗歌的风貌及书法的变迁。虽是概要叙述，然材料都得有根据，不敢作文学发挥。然后写了几篇诗歌的评价。但我的侧重点是书法。作为个案研究的书家，黄庭坚的作品有哪几个目前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呢？我作了一些比较，觉得如下一些问题值得细心研究：

1. 关于他的禅学思想，这关系到他的心悟与笔悟。目前研究的人还未能深透。
2. 道义与书法的转化问题。光述道义的重要性，把他说成是

哲学的心性论，这未及关键。

3. 形式研究方面。“长枪大戟”问题，“战掣习气”都是淆乱已久的问题，大多数文章未能从形式入手，找到现代视觉的依据。

4. 山谷题跋与题跋书法等新课题，都需放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，同时对文学与书法进行研究。

5. 最后还有考鉴问题。不仅仅是真伪的考证，还关系到书法风格分期、作品艺术价值的判定等诸多问题。流行的辨伪否定风气，造成了考鉴中的迷惑等。而近年发表的山谷《凤墅帖》《郁孤台帖》，又带来了考释的新问题。

凡此种种，没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轻松回答的。一头扎进去，荆棘挡路，草蔓蔽目。真正是自取危途，自讨苦吃。

例如山谷的道德论中，强调“治经”、反己内省是儒家的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便是人格的“善”。但黄山谷并非就此止步，他又继续往前走，突出道德修养中的与天地同流。这样实际上已走向审美的人格。“胸中有道义，又广之以圣哲之学，书乃可贵。”这中间加上笔墨纯熟和悟性，便是书之道。从而走向“美”。“若其灵府无程政，使笔墨不减元常、逸少，只是俗人耳。”这是说书法不仅是技巧。可见，从心性论深下去思考，便发现，道义与书法之间存在一个中介——文化心理结构。完善这个结构，转化便顺利。转化需时间，又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，为人忽视。这样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清晰了，问题也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。

再如“长枪大戟”，历来被视为“狂怪怒张之势极矣”、“伸脚挂手，体格扫地”。这里固然有审美观念不同的差异，亦有视觉的科学性问题。阿恩海姆在《中心的力量》中说：“一个中心位置能传达出稳定性。在任何其他位置上，物体都被指向这个或那个方向上的矢量所控。中心的物体，即使在自身范围内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时，也是平静独处的。”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山谷字虽欹侧歪斜，“长枪大戟”，但结构是稳固的。他的字，中宫收紧，就是这个秘密，传

达了稳定性。“长枪大戟”，最适合抒情达意，淋漓痛快。此外，如节奏中的调质，较好地说明了《松风阁诗卷》中诗境与书境的统一问题。这样，山谷作品形式的探讨得到了一步步深入。

没有路的地方心存疑惑，而迈开脚踏下去，走下去，新的路也成形了。心存疑惑是对自己信心的怀疑，故是自我的丧失。“心中自有真”乃《坛经》中的话，通了，也就悟了。

历来研究山谷书法的文章，往往把文字与书法分开。文字虽不是书法作品的全部内容，却也是其内容的一部分。山谷题跋书法，如不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考察，其艺术性也体现不出来。题跋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文学体裁，具有学术性、文学性和艺术性，与之相呼应的题跋书法又是怎样？似乎不仅仅是笔法问题。山谷的《跋寒食帖》，真正是辞书两美。但《题牧护歌后》这种学术题跋，为人不知。故不惜绕路讲其学术性，以见山谷之题跋的文化价值。

山谷墨迹真多伪少，而刻帖则伪迹多多。刻帖伪迹的辨别其实不难，只要多了解刻帖的来源，读一下容庚的《丛帖目》，大多可以辨别。而难的是鉴别墨迹。要解决真迹所以为真的各种发难。故尤其为山谷的《德舆札》作了一点辨析。我的研究重点在山谷的思想及作品形式的探讨，而在考证。考证虽很重要，但它的归属是史，而不是艺术。

黄庭坚的字，在元祐时期就很好，但他自己说用笔俗，不知起倒。这个起倒问题，一直困惑了他十多年，直到他到戎州时才彻底解决了，悟了。可见他的字，确实如我女儿说的是功夫字——功夫换来的字，而不是贬义的技巧字。他的笔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体悟而得。简单地说就是他说的高提笔，令腕随己意左右。说说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天才如苏东坡，一辈子也不能高提笔，不会悬腕。但东坡是慧能式的天才，悟性好，不会悬腕，挥洒照样是佳作。山谷靠渐修，也终于悟，一旦悟也是心法无轨。故也是天才。愚笨如我

辈凡夫俗子，观而少有得，行而难有悟，故只有修炼不已，方不至于一生悔恨不已。

黄庭坚的诗和书法如一座神秘的宝山，无论怎么深挖、探究都不会穷尽。愿一切探山求宝者，拿出全部的虔诚，走进山谷的内心深处。

二〇〇五年九月楚默于无锡陋室  
时客梁溪三十载矣

# 目 录

自 序 ..... (1)

## 第一编 黄庭坚艺术评传

少时敏慧,游学淮南	(3)
叶县尉与熙宁帖	(11)
大名府教授	(16)
太和县令、德平镇监:庭坚体、华严疏	(22)
元祐诗风、《王长者墓铭》《水头鎔铭》、题跋	(33)
黔州悟变:《狄梁公碑》《廉颇蔺相如传草书卷》《贺兰铦诗帖》.....	(47)
戎州悟法:《苦笋赋》《赠张大同跋尾卷》《诸上座草书卷》.....	(57)
从江安至鄂州:《砥柱铭卷》《西山碑》《松风阁诗卷》.....	(64)
向宜州:《题大唐中兴颂后》《范滂传》《忆旧游诗卷》.....	(75)

## 第二编 黄庭坚的思想与书法

山谷的道义与书法	(89)
黄庭坚的禅缘与禅境	(114)
黄庭坚的禅书	(130)
山谷题跋的文化意蕴及题跋书法	(137)

山谷的画学思想	(156)
---------	-------

### 第三编 黄庭坚的诗歌艺术

黄庭坚的诗学思想	(167)
黄庭坚的“点铁成金”与“夺胎换骨”	(185)
黄庭坚诗文误读论	(202)
黄庭坚的题画诗	(213)

### 第四编 黄庭坚书法概论

黄庭坚的书学思想	(225)
黄庭坚的书法渊源	(244)
黄庭坚正书论	(252)
黄庭坚行书论	(266)
黄庭坚草书论	(282)

### 第五编 黄庭坚作品研究

《诸上座草书卷》研究	(303)
《松风阁诗卷》研究	(312)
《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》研究	(324)
《王、史二墓志铭稿》对比研究	(339)
《凤墅帖》黄札研究	(348)
《郁孤台帖》研究	(360)

《华严疏卷》考	(372)
《发愿文卷》考	(376)
关于《杜甫贺兰铦诗帖》	(381)
《薄薄酒歌帖》考	(383)
《刘禹锡竹枝词草书卷》考	(386)
黄庭坚作品考鉴的几个问题	(389)

## 第六编 山谷事略

山谷之死	(403)
黄庭坚与《瘗鹤铭》	(417)
黄庭坚草书悟变与怀素《自叙帖》	(424)
山谷戒酒肉食色事考略	(432)
黄庭坚斋名、字号、官职	(438)

## 附 录

黄庭坚年谱简编	(447)
参考文献	(478)
跋	(479)

# 第一编

黄庭坚艺术评传



黄庭坚无疑是一位文化巨匠。他和苏东坡合称“苏黄”，以其奇崛瑰丽的诗歌与书法烛照千年的文化史、文学史、书法史。天才们的出身各有不同，但哺育他们的文化环境和传统精髓又几乎是相同的。苏、黄在险恶的宦海风波中共患难、共艰辛，却又在诗、书、画乃至史学、艺术的各个方面共创造、共发展，创造出各有个性的艺术世界，从而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。梳理黄庭坚坎坷而奇异的人生经历，才能走进他那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。

## 少时敏慧，游学淮南

江西修水县即宋代洪州分宁。分宁古为豫章之地，西北幕阜山雄伟高矗，层峦叠嶂，横亘于赣鄂边界，发源于幕阜山麓的修水汨汨地经分宁流向彭蠡。西江泓澄，秀水萦带，沿岸万竹筛青，奇峰绿阴可爱。北宋仁宗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黄庭坚就诞生于修水县的双井村。

双井村在县西二十里，因修水有双井而得名。双井因产茶而闻名，茶亦名双井。

黄庭坚的祖辈，是有着良好文化传统的大家族，从金华来居分宁。这在黄庭坚为叔父黄廉（字夷仲）写的《叔父给事行状》及为叔父黄育（字和叔）写的《和叔墓碣》中有明确的交代：

“黄氏本婺州金华人，公高祖讳瞻，当李氏时来游江南，以策干中主，不能用，授著作佐郎知分宁。解官去，游湘中。久之，念藏器以待时，无兵革之忧，莫如分宁，遂以安舆奉二亲，来居分宁，因葬焉。公曾太父及光禄府君皆深沉有策谋而隐约田间，不求闻达。光禄聚书万卷，山中开两书堂，以教子孙，养四方游学者，常数十百。”<sup>①</sup>

“……著作（指黄瞻）生元吉，豪杰士也，买田聚书，长雄一县。始宅于修溪之上，而葬于马鞍山。马鞍君生中理，赠光禄卿，光禄始筑书馆于樱桃洞、芝台。两馆游士来学者，常数十百人，故诸子多以学问文章知名。黄氏于

<sup>①</sup> 《山谷别集》卷八

斯为盛，而葬于双井。光禄生茂宗，字昌裔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这里，对黄氏分宁一支的家族承续情况基本上都交待清楚了。世上流传的各种黄庭坚传记资料，往往自以为是地加以演绎，反而弄错了。近年的黄庭坚宗族世系研究，以杨庆存的《黄庭坚与宋代文化》一书交待得最为确凿明晰。书中的几个结论转引如下：

黄氏自婺州金华来居分宁，至黄庭坚一辈已是七代，而非六世；黄贊为黄庭坚之六世祖，而非五世祖；黄氏分宁一支的始祖应该是黄玘，而非黄贊；黄玘为黄贊之父，而非黄贊之子；欧《铭》中元吉应为黄注之祖父而非曾祖；黄庭坚一支的宗系应为：玘——贊——元吉——中理——湜——庶——庭坚。<sup>②</sup>

黄庭坚的曾祖辈黄中雅、黄中理皆深沉有策谋之人，聚书万卷，创馆教子。中雅、中理各有五子，一门兄弟十人登科者六人。黄庭坚的父亲黄庶，是庆历二年（1042）进士，为人刚直不阿，学问也很好，有《伐檀集》传世。黄庶育有五男四女，黄庭坚是次子。黄庭坚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材济济的书香门第，受到父辈们的耳提面命，熏陶影响。

关于庭坚取名，就可看出家族的文化底气。“庭坚”原为上古时帝颛瑞高阳氏的后裔“八恺”之一。黄庶的五个儿子中有三个是以“八恺”中的名字命名的。至于“鲁直”为字，一说是以本朝名臣鲁宗道为榜样。据《宋史》，宗道擢为右正言，多所论列，真宗感到厌烦，宗道曰：“陛下用臣，岂欲徒事纳谏之虚名邪？臣窃耻尸禄，请得罢去。”真宗就在殿壁上书“鲁直”二字。父亲寄儿子以厚望，做宗道那样的正直之臣。

黄庭坚的母亲是建昌（江西永修）李东的女儿。李家是建昌的名门望族，李夫人也知书达礼，教子有方。其弟李常（字公择）更是

① 《山谷全集》正集卷三十二

② 《黄庭坚与宋代文化》P. 11—12

一位学问渊博之人，做官前，在庐山僧舍读书，与苏东坡等文人均有交往，实际上也是庭坚的启蒙老师。这一点，黄庭坚在诗文中多次提及，如《奉和公择舅氏送吕道人研长韵》：

“少也长母家，学海颇寻沿。

诸公许似舅，贱子贤能贤。

辕驹蒙推挽，官次奉丹铅。”（《外集注》卷十五）

当然，对黄庭坚影响最大的还是其父亲。父黄庶（1017—1059）字亚夫，为官正直有操守，“拙愚不能逢迎”，故仕途不畅。黄庭坚从小在父亲的督促下读书习字。黄庶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参与者，为诗文注重思想内容，偏好杜诗，自号“青杜”，并有《伐擅集》传世。存诗一百六十五首，散文七十七篇。《四库提要》谓其散文“古质简劲，颇具韩愈规格，不屑为骈偶纤浓之词”。黄庶诗虽不多，也以“句律奇崛”著称。《四库提要》评其诗说：“集中古体诗并戛戛自造，不蹈陈因，虽魄力不及庭坚之雄阔，运用古事、熔铸剪裁亦不及庭坚之工妙，而生新矫拔，则取径略同。”可以说，黄庭坚的为人操守，为诗敢于独创的精神，大多可以从其父亲身上看出来。

黄庭坚从启蒙时代就显出超常的敏慧及独特的思辨能力。周季凤《山谷先生别传》称：“幼颖悟过人，读书五行俱下，数过辄成诵。”五岁时即能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五经之书。有一次，李公择到黄家私塾，见书架上簿书纷乱，就随意抽出一本，问外甥黄庭坚一些问题，结果庭坚都能对答如流，公择大惊异，“以为一日千里”。黄庭坚七八岁时，就已能做诗了。据《西清诗话》，他最早的两首诗《牧童》、《送人赴举》就作于七岁与十一岁。诗如下：

### 牧童

骑牛远远过前村，吹笛风斜隔陇闻。

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。

送人赴举

青衫乌帽芦花鞭，送君直至明君前。

若问旧时黄庭坚，谪在人间十一年。

(《别集注》作：“谪在人间今八年。”)

黄庭坚在修水期是否有过书法的启蒙教育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黄氏这个书香门第，历代都有善书者。黄庭坚的祖父黄湜（字正伦），嘉祐二年进士，善书。黄庭坚在《书十棕心扇因自评之》中说：

“昔予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进公（李东）皆学畅整《遗教经》及苏灵芝《北岳碑》，字法清劲，笔意皆到。但不入俗人眼耳。数十年来，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，以风樯阵马为痛快，以插花舞女为姿媚，殊不知古人用笔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这表明黄庭坚的祖父、外祖父都是很懂古人笔法的书家。黄庭坚的伯祖黄茂宗、黄茂先也善书。黄庭坚《跋三伯祖宝之（茂先字）书》说：

“檀敦礼携此书来，云是蔡君谟书。观其笔意，非君谟也……此大字豪劲，疑是三伯祖宝之书，所谓‘江南黄茂先，江北段少连’者也。君谟未尝仕王府，而宝之常作宫邸教官，语意近之。”<sup>②</sup>

这个黄茂先的书法，几乎与蔡君谟字乱真，可见在江南书名之大。

叔父黄廉（1033—1092）工诗善书：“诗成戏笔墨，清甚韦苏州。篆籀有志气，当于古人求。”<sup>③</sup>

黄庭坚的七叔祖黄注，欧阳修亟称之，“博辩雄伟，其意气奔放

① 《山谷题跋》卷七 《黄庭坚书法史料集》P. 65 以下简称《史料集》

② 《山谷题跋》卷五

③ 《山谷外集诗注》卷七《都下喜见八叔文》

若不可御”。黄庭坚跋《七叔祖主簿与族伯侍御书》中说：

“……此书乃七叔祖作南阳主簿时，与族伯父晦甫侍御叙宗盟书也。叔祖梦升是时年四十，文章妙一世，欧阳永叔爱叹其才，称之不容口，不幸明年遂捐馆舍于南阳耳……二先生皆吾宗之豪杰也，其大过人者不得少见于世。”<sup>①</sup>  
黄注诗书皆为大才，惜英年早逝。

黄庭坚的舅父李公择也是超群之辈。黄庭坚《跋李公择书》云：“公择先生，疏通远大君子也。往岁某尝从学数年，虽以甥舅礼意见畜，出入闺闼无间，然自有物外相知之鉴。细观其内行冰清玉洁，视金珠如粪土，未始凝滞于一物。诗云·岂弟君子，胡不万年。惜乎宰木拱矣。观此遗墨，为之陨涕。”<sup>②</sup>

黄庭坚跋先辈的遗墨，几乎很少道及书法的风貌，大多着眼人品操守的冰清玉洁，学问的渊博雄瞻，胸次的不凝滞于物，这也可看出，在他眼中、书法的高下与人品的高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。黄庭坚曾说“某等幼小，抚怜备闻教语”，“平生拜至，教诲笑色”，祖父辈的教诲中包括了书法。其实黄庭坚父亲本身也是书家，从小教儿子习字。《伐檀集》中有一首七律《教绳权学书偶成》：

“文字有缘曾弄墨，见来官小免咨嗟。  
喜将笔砚传生计，不失诗书作世家。  
字识姓名能指点，写因梨栗不倾斜。  
著鞭莫若时人后，三十尘埃监汝爷。”

首句下自注：“楚俗，子生周一年，其日陈饮食、砚墨、金帛之具，从儿戏弄，聚家人观以为乐。绳权先弄墨。”这么看黄庭坚从周岁时已种下了翰墨缘。父亲从小教子习字，以诗书传家。这是目前证明黄庭坚从小习字的最好证据。（今人詹八言《黄庭坚父子史

① 《山谷集·别集》卷十 《史料集》P. 113; P. 103

② 《山谷集·别集》卷十 《史料集》P. 113; P. 103